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氏上諸錄存卷之七

弘治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江西陳寶箴

七月

後學

武陟王 輅

校訂

初一日

在孫世致^十世金桂監刊

答王五修

來字云云俱見真切用功非口頭襲取

也疑者悟之門固深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觀不

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

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工夫

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

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之方得融成一片

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其實作戒懼工夫須
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陽明從本
體說工夫從工夫說本體王汝中亦恐未易言錢
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
難冒認所疑戒懼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
不覩不聞中聲臭俱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
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戒懼久而靡間將兢業
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所謂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也尙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
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

意

初二日

又答五修 三月中所寄字至六月始到字未到已
知吾丈赴令君之招迎之致敬有禮自無妨於就
但其中易起是非令而賢士民德之廢免於議倘
性情未調恩怨互起咎有所歸矣其跡不可不謹
也至謂天下言學者多口頭說話腳踏實地便難
害此病者從古爲然我輩果立必爲聖人之志日
用間所循習者何事提撕警覺勿蹈口耳但求無
荒已田何暇問人廢業又云學得日用常行非是

過卽是不及過處似著於助不及似流於忘陽明
謂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
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大凡忘與
助皆未嘗必有事焉者也至不規不間戒慎恐懼
本體工夫之說鄙意謂一言可盡只是以工夫復
本體而已宏道者人之能也道焉能宏人哉戒慎
恐懼四字千聖萬賢心訣王汝中見到此恐未肯
下實詣工夫詳具別幅

初三日

楊堯叟過夏峯爲語沈芳陽選君到死日身無長衣

榻無完席餅無粒米貸於舊交貴人貴人日賈萬
錢莫肯分涓滴相助幸劉玉孺爲襄葬事甫竣而
玉孺逝芳楊歷官清苦李賊知其廉釋之因枷一
紳甚苦沈直上語賊首曰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何
患無財賊怒而枷之脛骨竟折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
濡問小人何以云儒曰規模隘如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爲次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
高慕大自負孔孟奚足管子夏一盼

初四日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韓范諸公不問道何
如曰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
儒術其所學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
道恐孔明諸公未必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
多在行事而不在談說陽明謂天質之美自多暗
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
有其學達道不達者也此亦持平之論必以爲氣
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聖門之所謂
著察又以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矣

初五日

題弟所美詩帙後 啟美舊錄其詩四首淫孫愛而
珍之臨其字並誦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
學作也有詩數百首抵武城困於病以稿付余令
選而投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於千百後謝病
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應零刻與選兩無力焉
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護存之以俟後之君
子

初六日

問理學宗傳如何遺方正學曰正學自是足色人物
其節太烈未免爲龍而亢者也靖難之事當事諸

公初亦未得親親之意追禍愈烈而節愈奇以聖
人之道聖人之學律之畢竟有曲矢之先一著在
宋德祐景炎之後羅紳先生往往窺匡山谷或哀麻
其身慟哭荒煙斷壘間不復有榮達之願者有宋
之遺澤未盡也久而盡矣德有未周學難自固今
古人情大都如是

初七日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愚謂詩
亦道也文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於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

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離道而云精於詩
精於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朱文公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
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真箇是能
不要者蓋其懷抱曠然守貞安道不淫不移定之
有素從古隱逸中乎理而恬於情者必以公爲祭
酒焉

初八日

客問日用間何術之操能得此心常樂曰循理而已
不循理則多疚心之事豈能樂乎客曰安敢有不

循理縱情越分之事但八口之家衣食不給百畝
之田租稅難完內迫於室人之交謫外逼於公家
之追呼此中懷所以長鬱也曰貧士皆患此病古
來勞筋骨餓體膚者殆不止此只要辦得一片能
勞能餓之心自能隨時儉約隨時經營百畝不治
而八口爲憂者情農也自貽伊戚耳誰禁之不樂
哉

初九日

邵伯溫云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
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

事不可盡常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此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有有用各有盡思盡留餘不獨盛滿宜戒

初十日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葆人恥心故孔子曰行已有恥又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

立朝之恥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交友之恥曰匿怨而友其人立身之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居心之恥

爲機械變詐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恥也前愆未蓋孝子之恥也再醮之婦貞女之恥也

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甯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乃知所貴乎前知者有補救趨避之益焉亦可謂識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伯溫克紹家學後未有嗣其譽者

邵子之學前此未有也後此未有也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始學皇極之時睡不施枕者二十年伊川曰

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學康節者必欲盡康節此必
不得之故也其言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遍不可
以強通使格物者必欲於此而求其理有勞且病
耳善乎明道之答伊川問加倍法也曰已忘之矣
非果忘之若謂何事於此徒費心力人各有能有
不能不能何病故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十一日

一生不遠數百里來予曰子嘗從伯順遊于師之音
容笑語還能憶否曰能憶曰子師之精神行事還
能憶否曰能憶曰師門教旨云何生茫然曰說約

一編未嘗寓目乎認理提綱九則師門教旨也師
往矣而教旨常新日讀一過日日對師面也噫不
識師面者多矣誰非孔孟之徒誰識孔孟之面
孔子得爲政必先正名不得爲政故退而作春秋春
秋名分之書也爲天下萬世嚴亂臣賊子之防凡
於名分二字有愧者皆未識孔聖人之面者也

讀張子韶傳 人謂子韶爲禪爲其拈覺字夫覺字
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賢乎此無可議
况其立朝大節無隙可摘而刻意獨行銷盡世味
其強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

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
少工夫我不被他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
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寫其神矣

讀李延平傳 延平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危坐終日
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是元公主靜學問不
落語言文字間做工夫也故其言大要以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實見是理若
顏子之歎卓然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無所不遇
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
物喪志者幾希故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
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此亦有好大
爐錘在延平無著述不立言其淵然自得後之人
固未易窺其蘊耳

十一日

胡文定父子康侯負氣節學亦醇正謝顯道謂如大
冬嚴霜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此可想見其
風采矣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此千萬世界人
康侯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
則春秋一傳延平謂當以文定爲準其功亦在大

下後世仁仲氣節學術克肖其父厲辭秦檜示以
不可召之端辭疾南軒挽其素好佛之意皆有深
心作用非死板道學也

十三日

羅仲素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
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
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此延平以得
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
人靜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

從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撥拾口耳間見幫襯補救
祇曲土耳伸素服膺龜山更於心管上一著猛省
此是真切下手處

十四日

復姜二賓 前接光霽極蒙延款最是人所棘手時
獨能脫然行所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
隔遠山中簡寄未便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甚於
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友仁之思某卽衰朽何
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者正自有桂陽上
元之榜樣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此言之對簿

書則學在簿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所謂德
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百
姓正所以修己昔人因事鍊心今人驅心役事只
此見使君學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銷節盤根
正別利器吾儒中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
不分二事某生長北方見園一隅少而有志老無
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諸儒語錄一編偶同
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闢發匡我不逮繼而念
宗傳二字甯嚴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道不傳曾
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衆多人中標七子另爲一選

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去各家之書具在謹錄其
姓名暨所評請教此等事正要就正海內有道其
爲商定非區區所敢僭也內有宜去外有宜取望
爲指示某雖耄而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誨
我之德

十六日

孟氏沒而孔子之道不傳董子明乎天性一語最得
頭腦此程子所以云度越諸子也雖又曰見道未
甚分明然草昧已久誰能得聖賢之意者河汾得
陽明之論而定無復置議昌黎當邪說橫流獨能

張胆明目推其本末權其禍福輕重以救其惑使
三綱五常未盡泯亂其所謂儒而豪者哉雖有曰
見道不甚分明三子創闢之功未可與承流者同
日論也予敘宗傳不能不推三子開山之力

十七日

張南軒初亦好佛得五峯挽之而歸於正遂以古聖
賢自期學先義利之辨夫人生最難順者於君於
親之際最難得者曰師曰友之人南軒以忠獻之
子深得孝宗之知以五峯之弟契結文公爲友少
年遭遇如此格君有機恢復有具猶未竟其用而

展其所學君子惜之

十九日

聞古來聞道之士於生死之際脫洒無繫如程嬰杵
臼侯生輩於死生之際亦脫洒無繫彼亦有所聞
乎曰彼亦各以其所見爲道然未可謂之聞道也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且傷勇況乎其不可死者乎
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此中有義焉非可
苟焉而已故曰烈士輕生未聞道也

按孔廟配享始於曹魏七年止顏子一人迨宋元豐
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子

思受業於曾子咸滄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配朱
祀朱子繼祀龜山議者謂朱子之於李侗羅從彥
猶孟子之於子思曾子也羅李因得祀師弟淵源
之義亦重矣哉孔門師弟之後曰河汾曰程門曰
姚江而周元公之有二程則何啻千人百人也師
友淵源之義亦重矣哉

初讀儒書凡於學問有涉者統彙之爲一編曰諸儒
宗旨繼思學有淺深賢有大小因爲理學宗傳一
編計四十餘人又思宗傳非識透本源學已到家
者未易承當也故又有傳宗錄一編止七子然從

前所彙諸人語言見道者頗多閱之既久不敢遺忘
你曰宗傳考天之生才非易卽如考中人亦豈可多得哉
嗣有聞見未得定宗先以入考以俟情議之攸歸

草亭之西間接一茅題曰樂是取淵明樂是幽居意也
因爲聯有子非能好紙筆餘生聊自樂田園

二十日

性之不定只是自私用智四字

須先識仁是爲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

二十二日

理學諸公無人不講格物及立人之本朝卻不能就
君身上理會何以謂格君心之大臣諸葛武侯范
文正司馬溫公諸君未可輕易也雖曰窮達無二
致非顏子斷不能同禹稷靜言思之史冊中言語
多有令人信不及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
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二十五日

李仁甫自成安過視

二十八日

東李允繩 向來料理江村令頌遺文性若閑其言
言恍若見其眉宇益信此心之靈原不可以言代
限不可以幽明隔也于度與聖賢各錄其生平言
語行事十餘則又移字君異國鎖鑰立見其各就
所記憶者述之共爲一冊附集後吾丈得令師說
約之傳獨深豈無意於此乎第於理學諸公爲三
編一編四十七子博而收之大觀也一編七子約
而取之傳宗也一編五忠見理學以綱常爲重不
專在言語文字也

初二日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
善世宜民吳遺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
伏誅武侯曰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耳學問須要
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初三日

題蘇紹開趁鶴軒聯 無將無繫流雲手不怨不尤
趁鶴心

初六日

問釋家有觀心之說儒家亦有靜坐觀心閒中一樂

之語某苦思慮營擾正欲求一刻之靜以觀此心
是如何氣象纔欲觀時而知故萌生此心已不在
矣明知其不在當下又收拾不來愈增一番煩苦
不知作何法可以治之曰觀心者欲令此心常在
腔子裏卽晨起問主人翁在家否禪家以不得勿
求爲主故能硬把捉文公謂其勢逆其途險其機
危而迫聖人之學於彼正相反本心以窮理以應
物當知故萌生時正好窮究根因令他無處藏躲
起一念旋治一念此處他人不知而已獨知掃除
廓清他人烏能下手卽天地鬼神亦不能代我爲

力認得本心明白種種添入之心自不得竊據本
位到此時視方能有見聽方能有聞食方能知味
何樂如之

初九日

薛文清云程子論邵子爲人只是無禮不恭恐與聖
人之學異顧涇陽云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
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
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
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卽此言便見愚魯僻
陋隘與不恭俱無妨於爲聖爲賢文人曲士自誤

其短不許人道一破綻者適足明其暗昧而自棄其學者也

十一日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美味滋毒人爭嗜之死而靡悔甚矣君子貴知幾也

十三日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是身之所係者何如其重而可輕視之乎

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矣學則能大吾身以通
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皆聯屬
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
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十四日

問聖與仁何所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
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
生意不息之謂仁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故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十八日

寄薛行屋 聞長世兄得意南宮卽覓便志喜旋知
先生請假歸省私謂昔草廬以親老辭魯齋以教
成請先生其身之者耶每羨先生一身而兼三樂
歸省之日攜蘭桂戲綵萊庭卽深山窮谷傳爲盛
事某叨塵世誼聾聵日甚不能鼓短筇一覲顏色
金老云臺旌有過百泉意是或假之緣耳莊客來
山村辱溫問先及感曷言喻某曩輯先儒傳宗者
獨於吳許之苦心不能釋手今日非先生其誰望
之知己之感不欲以寒溫進也

十九日

復沈石友 鄉居蕞陋不堪對貴公長者乃辱惠問
復承珍珠下施山中童稚醉飽明公之德某藜藿
承授餐有加唯有媿汗已耳對便鳴謝

二十一日

答周李白 僕衰遲漂泊百念俱灰獨求友之誠未
嘗少懈前披丰度名世風流不第司牛耳中州也
辱承翰教藹藹虛下之懷溢於毫楮僕年逾古稀
學疎識闇茆茆里言未敢質諸大道曩有小刻三
二種板在敝鄉篋中無有存者近刻請教咫尺素
心惓切曷已

二十三日

寄于杜若 連年水患未祛今歲早稻雖稔學稼不
逢年奈何未審貴治歲與民無 此軫恤更
費拮据僕耳聾倍首未嘗以 字課兒輩躬
耕誦讀之外無可爲道者 讀書於醴陵
之北因建書院吾丈絃歌之 想能尙友其人不
知可能得其遺集否僕輯先儒之傳宗者四十人
東萊先生已置一 恨語言文字不多得彼如祠
宇尚存稍一修葺亦 嚮選昔賢一段佳話
也

九月

初一日

問可欲之謂善何者爲可曰明明德於天下此至善之極則也何時能滿其欲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可耳美大聖神豈有餘蘊哉

初二日

鄭海鹽曉之古言薛亳州蕙之約言多會心切理可以訓世

初五日

孫紹開謂連日思慮紛擾二十年前事齊到心頭求

靜愈勢欲驅益熾作何法以治之曰此皆意之妄
支而蔓焉者也法當肅然自責於念起時卽詰問
此念從何來獨勘獨證自認自供既難昧於獨知
又何能逃我指視真上帝鑒汝斧鉞加身當此際
未有不凜然汗下者對治久之妄念漸清真念漸
復吾儒治心之功多如此不然告子不得勿求卻
更直截亦急則治標之意

初七日

郭駉臣來夏峯問學曰學惟視乎所志所志在富貴
富貴未必得所志在功名功名未必得惟志聖則

聖志賢則賢未有求之而弗得者目前吃緊只要
抵禦流俗流俗之人欲富貴而思慕惡貧賤而思
逃竭一生心力無非爲此君家弱冠篤修未經世
染須先清濃淡辨雅俗於聖賢諸儒之言虛心體
認莫只作語言文字一一身體力行千聖萬賢惟
此一條路徑學者學此而已

初九日

高斗南過視夏峯憶前辛卯是日仍在共城也 兩
番晤對俱重陽髮白菊黃客思長深夜月明各有
意君猶熱處我偏涼

初十日

寄張蓬元先生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敬拜明教歸爲砲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某服膺先生之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錄其劄評請正幸詳示之先生言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症針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並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集呈上後

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擠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十一日

甚矣人情之好譏也議論繁則過當者多矣宋儒固大有功於吾道但開口便說漢儒較雜夫經書傳註未嘗不資漢儒亦有不及漢儒者乃譏其訓詁謂漢無人恐不足服漢儒之心以服天下後世之心此宋儒議漢儒太過聖人之全體大用及門諸賢有具體而微者有各具一體者宋儒亦不過各分一節一目近世有見與程朱偶左者便謂得罪於聖人夫解易者豈遂盡易之奧乎解春秋者豈

遂盡春秋之旨乎惟聖人知聖人何妨指示虛公
共質大道此近儒信宋儒太過然宋儒真切修證
學術大明道統不紊信之過者不失爲君子今之
講學者本之不務徒工口說甚至竊禪之緒餘爲
聖之秘義則又譏宋儒太過甚矣人情之好議也

十二日

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爲樂又曰事
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產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
才足勾三四年之用後世不知修己以安百姓

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予智自雄師友道喪風俗
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

十三日

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歷如此義軒以上又誰
爲受而誰爲傳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十四日

就氣認理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在人善觀而默
識之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言曰氣強理弱
理管攝他不得

十五日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峙者皆氣之爲也而知
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峙有聚
散流峙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十六日

從來大儒宋之程子張子朱子明之陽明子初皆學
禪能究其蘊後於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而力排
之惟恐人之溺於其中也淺儒腐士不能窺其底
裏卽痛闢之渠烏肯服愚獨謂孟子嘗惕墨告子
之時仁義晦墨性學淆亂而危言峻辭隨其說而
折難之此真是體統至善左右逢源周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十七日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卽喜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哉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

天作卽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未淨

十八日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不必談說元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皓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到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十九日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澹不耐事之、巢許一流是也然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達明之世

不敢以其說惑人有謂二氏卽其宗派者其學術
恐未必同後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山林者
殆成幾斯人之徒歟

三十一日

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
生不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爲

繹也

三十二日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
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

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騃人憧憧往來於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柱試看從古來幾個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

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
至今存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
之實地若如禪元兩家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二十三日

吾鄉楊忠愍初官南都南考功郎鄭淡泉曉時稱冰
鑑謂諸僚口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可言也
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又
從韓公苑洛學律呂三月而得其精遂能自制樂
器播之聲音各相和諧公歿而樂之學遂絕響矣

二十四日

言
卷一
三
視千百爲千百者禮之異一本散爲萬殊也小德之
川流也視千百爲一者仁之同萬殊原於一本也
大德之敦化也

仁與人兩相附麗故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
人多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
己安人安百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
不自絕其仁而並失其所以爲人者矣

二十五日

夫子贊乾德而首曰剛論近仁而首曰剛又嘗致慨
於剛之未見聖門諸賢豈皆不足當之耶由之強

氣質或未盡融豈回之不遵仁者猶存乎見少也
蓋亦言其性之所近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
爲孟子乎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者也義集而行無
不慊道充而心無可動意者可以慰聖思矣或曰
夫子所思之剛卽所以告由之強也味四強哉矯
其人可想

二十七日

讀三異人傳有述 三異人者明忠臣方正學于肅
愍楊忠愍三先生也統以三異人者蓋三先生超
異殊絕古來忠臣罕比篤生於明二百年相望而

得此三異人亦奇矣哉三人者事有本末死各不同而忠烈之心同也正學一死而受累者八百七十三人慘極矣略無轉念忠愍再起諸籍死而不悔兩先生者稍有顧生之心忠愍何必自蹈死地正學卽死亦當不如是之慘耳獨肅愍事機之遭當國家存亡患難之際非義理明決安能立斷社稷爲重一言不獨保安疆土而北轍得歸實有功焉然北轍歸而功之首且爲罪之魁矣三先生所爲亦各見爲當然初何嘗求異於人哉人不能爲則人自見爲異耳三先生亦無樂乎以異見也

二十八日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
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
其不撓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
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
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
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於天道亦非可一蹴
至也

孔聖人萬世之師道之宗也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
只折衷於孔子足矣顏曾思孟而後獨推周程張

朱爲傳道之人朱稱集大成矣因集大成遂有議
其一二語之不合於孔者意欲效忠於朱非薄朱
也因有效忠於朱者遂有一種爲尊朱之說曾敢
於背孔而不敢於背朱愚謂非宗者多一非之心
卽尊朱者亦多一尊之心之朱固不忌人非而亦
不借人尊也解者合想忘於無言耳

出遊淦水馬構斯同博兒御車

晚宿占象屯

抵漢縣遇鄉人自北來者傳立兒來沽酒相勞

二十九日

立兒自故園來遇於淇口占志喜 我今北去子南
來恰遇淇陽綠竹隈乍見還疑身是夢情鍾無語
已顏開

是日仍留淇

十月

初一日

自淇北發卽攜立兒同行

謂從行者曰走路不必欲速一欲速便是正助百里
之程豈俄頃可到善走路者能忘正助之念則走
路便是學

宿李朱錦

初二日

抵彰德李景尼止宿

初三日

蚤發大風雨不能行投橋口禪寺止宿

初四日

渡漳河遇雨抵磁下榻張司馬貺樂軒

初五日

慰張司馬悼內

有引

甲午春過淦上赴司馬先生山

水之約深辱館餐將備予登岱遊嵩期已戒余聞

淑人志亟止之迄東遊歸復留滯逾月見賢允內
翰君延醫視藥知淑人漸有瘳矣乙未先生走字
云侯內子病愈仍訂嵩少之遊忽傳凶耗余悲淑
人之賢不大年且傷夫子之失良友嗣君之失師
特也聞淑人病劇時嗣君暨子婦不惜身以籲伏
塊聲漸倍增先生恒悼先是老妻偕寄蘇門頓盡
朝露先生貽言唁慰每一讀之時愴病懷曾日月
幾何復同曰炊之夢悵望總帷譚虎色變同病之
言不能不轉而相憐也 白雲泱泱夕陽斜玉露
朝塵冷幽霞造物無心折地軸甲萌何意付霜華

鼓盆應識心彌痛陟配徒遺恨已跡漫說內言不
踰閭曾經劫火幾忘家時勞司馬林間閣敢並堯
夫花外車入室未呼速作黍拜肱餘有舊韓紗愛
存一老絲闔鼎忍耐諸昆髮作髻風動白楊子如
失煙沈紅日世咸嗟十年故國存亡淚一夕空闌
聚散沙膝下雖稽新雨露篋中時檢舊簪珈達觀
聿是焦藏鹿澤衍還看蘭茁芽生願已無些子恨
秋聲何事聽棲鴉

初六日

秦吉生出高忠憲壬辰日譜一冊記日用間應酬事

寥寥數語而檢身省心之意無處不在 秦名沂
無錫人癸未進士前兵部郎

初七日

白元明見招

白名所見以進士授魚臺令歸安貧教授爲業

風留淦水上得

見古人情心遠不偏地官貧豈愛名披幃餘月伴
種秫足雲耕問字門填屢忻聞絃誦聲

初八日

世人責備富人動指其吝余曰吝於財病猶小吝於
過病乃大善乎曾子固之對其君也曰安石勇於
有爲吝於改過可爲名言

初九日

母忌 作客逢親忌一尊爲位難念之情欲絕病骨

轉蹣跚

初十日

謂立兒等曰友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諫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十一日

友人兄弟偶有小激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入且不必太明況乎兄弟兄念鞠子之哀不必苛

求於其弟舜不見象之不是所以能化象弟爲從
兄之義不可固執於其兄叔齊甘從其國不忍背
兄願公之兄弟取法此兩大聖人各見有己之不
是則善矣

十二日

過風俗肆肆在大營主人張還白以肆居遠邇來學
者

李煜蕃自南來視予蘇門聞予出門卽過滄上因同
載至大營

煜蕃與立兒訂朱陳之好先是與其兄愷蕃曾約爲

婚姻而子女有殤者未終其事故煜菴再尋前好

十三日

謂張谷王曰義學一事先定規模行之須有條理方可久可招徠俗儒者而英豪必不至東林書院志可傲而行之

十四日

大營莊客向谷王訴其子之不孝欲訟於官谷王斥之去余曰學以移風易俗爲義俗之不美莫大於不孝君家以主人出一言爲其僕定父子之分安父子之情便是當下真實學問

十五日

語韓生曰君與構斯肄業風俗肆此是絕妙機緣只奮起精神併心一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天之所以困我者在此時天之所以成我者卽在此時也他日爲風俗肆出色人便在二君

十六日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亦蔽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斷喪殆盡認後來

添入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
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爲口裏講道理遂自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可
向口頭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
必太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有自託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
也

十七日

少司寇霍魯齋聞予在磁欲相見上若庶常道其意

予以重聽恐失禮於長者辭之

晚宿彰城景尼齋頭

十八日

劉借庵學使趙錦宇 叩憲劉孝廉粹禎見顧

十九日

留鄴下偶憶鍾伯敬功首罪魁非兩人
流芳遺臭總一身此亦持平之論魏武應以爲知我

二十日

湯陰謁岳王祠 王精忠義勇人人能知之能言之
知學子見道未曾拈出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惜死云

下太平矣大哉王之言乎一哉王之心乎人有以
從祀孔廟請者不爲無見

二十一日

車中謂諸子曰內顧疾言親指總是瞻視言語失其
常度動容周旋中禮自無此失甯獨車中爲然歟
儀在恂慄之後故容色辭氣之間君子之所貴也

二十二日

文士不沾沾於詩文志士不沾沾於節義學士不沾
沾於理道淵然穆然其所以自得深矣

富貴人不輕薄寒士貧賤人不容悅勢要乃可信不

諂不驕

二十三日

晚抵占象屯瀛孫八歲率三歲孫溥爲其大父伯父叩頭骨肉他鄉兒童嬉笑亦足樂也

二十四日

抵夏峯同祖弟姪輩合長幼二十餘人集齋頭飲新釀話夜

二十五日

立雅爲述其師友族戚某某俱云請大人歸故園予曰春秋雨露未嘗一日忘先人邱壠也但自我出

門卽蹈東海西山之意拜掃之事已付在爾身然
貞不絕俗隱不違親予固心誌之敬爲我謝諸招
我者

二十六日

何謂庸言子臣弟友是已何謂雅言詩書執禮是已
世人舍此不務而立奇好異快已胸臆詭人聽聞
害懼失其心而移其性也或曰異之好也自讀非
聖之書始知言哉

二十七日

晨起謂立兒曰夜來夢寐甚覺不憊乃知學問之事

對廣衆易對妻子難對妻子猶易對夢寐更難古
人夜夢驗工夫是真實用力處不從此著力終苟
道也

二十九日

奇才非有 過淦上湛虛先生出斯文正統披讀稱
快其評選精嚴真是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湛
老擬於襄夫人葬事後敘成作報先託聲意繼而
達元先生寄同字識議正投深感相助有專函代
致僕毫矣聾聵日益甚然不敢廢學東昌淦土兩
先生身分學問各有所長我輩友一鄉友一國友

天下則此二公者俱所稱千里之士也邇來覺受
益於二公者不小未易一二爲俗人言耳僕目前
功課諸儒合選外復有七子一編於明得五忠理
學忠節合并一身者也又爲一編容請教

三十日

我躬不飭自損其德猶小且令人訾議先世則不孝
莫大焉若後嗣不能光大前修日卽匪類雖曰暴
棄自甘則貽謀未善祖父亦不容不分過也教孝
正止慈事

十一月

初一日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數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世人爲子孫積財置產殆無虛日然不計子孫之賢不肖何如也子孫而中人猶不至於墮落如其不肖積金其能守乎積書其能讀乎徒與兒孫作馬牛耳

善貽謀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數十年之家運可保勿替如其爲賢人爲君子則所以彰顯其祖功

宗德者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較之積財置產者所得不既多耶此等事庸愚皆知之賢知者不能也

初三日

陳生不退楚遊歸謂予曰三載軍中身無一命囊無一文赤手去赤手來殊無可爲先生長者道也予曰子益矣身在官外乃可以閱文武將吏之功能賢否以爲此身當官之法戒囊惟空乃可以貯江山風月之佳勝所得已多矣子益矣

初四日

斗南問豫中近代人物曰覃懷許平仲薛文清推爲

紫陽之後一人至甯陵之呂新吾鄴郡之崔後渠
通祀縣之劉湛露獲嘉之賀景瞻皆可羽儀百世

初五日

皋陶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告哀公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直錯枉乃知人之實也第直多不
令人喜枉能結上之歡非真實無欲徹底澄清鮮
有不受其顛倒也民之不服何以得安舉錯宜而
化枉爲直此中有神機焉

初七日

報崔竹湄 當事者大有心人也據所見之言所聞

之語所行之事令人起敬又令人生畏但囑賢友
勉豎明德實惠及民豈慮無知已也

初十日

族弟奇鵬少酗酒無忌予苦心諭教之懲戒之渠無
怨且銜恩卽戒酒斂跡予時避兵山岑水湄鵬持
鐵棍與其弟遠來衛護予南來鵬以鐵棍贈王大
爲從行囑之曰此物件君卽某相隨也今七年矣
立兒過視鵬囑之勸予歸展墓又囑之爲我致語
戒酒仍如昔不敢忘教我之德鵬嘗語人曰非吾
兄教我我不死人人便死我每以此勸人遷善改

過不事詩書之人卻勝誦詩讀書人遠矣

從子念雅生平本分二十年前予嘉其孝入取節錄
立兒爲述其窮乏餬口無計竟以饑寒而死可憐
也夫喪心之輩尚可苟活本分之人卻乃餓死無
怪乎人不肯安分也憶從前每有憂喜慶弔之事
念雅無不周旋料理今死矣妻子顛覆令我心惻
因識之

十一日

宋韓億訛其子以奏案其子稽於廳則怒之唐元暉
之母必問其錢物所由來而擬賄於審今之士大

夫位高金多者有動韓父之怒而動崔母之間者
乎有此怒則無冤濫於獄有此問則無穢汚其躬
賢父賢母成其子爲良吏而已享令名於無窮不
亦休哉

十二日

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
本孔子謹於習孟子充其端兩義互資後之說支
而贅矣後渠此論最確又曰孔言靡人不符孟言
有時而窒此亦尚有未融通者在

遵朱之學痛點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

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十三日

謂立兒曰憶汝姊歸寧時吾家長幼男婦自汝母而

下無不肅然起敬蓋孝事舅姑和睦妯娌惟身有
之所以言之能啟人聽聞汝來第若姪將於此取
型焉當晨夕誥教之令耕者讀者各勉其所有事
勿忽勿怠勿較勞逸勿存形迹以好和既翁者而
得父母之順則家庭之間便是唐虞三代何美如
之何樂如之

九姪調雅啟美次男也夫婦蚤亡遺一女寄養外大
母命立兒撫育之

是日奏兒生辰設尊占象屯集骨肉姻戚十餘人有
聞中盧誦蓼廣文八十三歲笑歌暢飲頗娛老懷

目錄

宗傳考引 予既輯理學宗傳所得人不下五十繼

而慮其雜也又爲傳宗錄止七子今又爲宗傳考
一編何也蓋我年無事日取儒書以爲閒晷偶當
於心者輒命孺子輩錄之漸成卷帙其言皆不謬
於前選故復爲此編以俟同志者之爲嘗試思
之儒宗首推元公而表章元公者則朱子獨後於
諸子豈前之選皆賢之大者而朱子之選遂爲賢之
小者耶孔子初與墨子論學而孟子初與荀子並稱

何其不倫也大易以卜筮之書得不廢學庸亦問
雜於戴記曠代闕揚名有攸契操進退之衡司上
下之鑒者請以質之當時異世之大人君子以慰
予思

先正有云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工
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予請益以二人于忠肅
一言而安社稷王文成倉卒而擒逆藩亦志亦直
亦清亦不折其所謂古大臣與

十六日

題雙立

立者何立志也雙立

見勇公立此

志也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陽明爲其第守文
作立志說極言志之不立多方以責之語語令人
神聳骨立頑者起而懦者興竹朋雪友兩弟兄秀
質敏心輝之雋士也以予友紹開從予遊予且晚
期之奮飛因過其讀書處而以立志責志相勗二
子之共立固不待予言或因予言而更加策勵是
予之望也然予之望甚遠且大有陽明立志之說
在

十七日

會稽倪獻汝清苑張元徵同日書至 迢遞常處乏

便鴻夏峯小築在牆東兩窗聯字同時至一自燕
南一越中

十八日

語詰子曰今人議古人失著非難惟當機立斷能不
失著乃稱難耳無論忠孝大節每多依違卽日用
應酬接人待物中禮中情者亦寥寥其人尙暇議
古人失著也哉

十九日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緘言訓
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失心則

怠行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
乃立身第一吃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
以志吾過并告教我子弟

顏淵沒孔子之道未盡傳學者有大不然其言者愚
謂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其對哀公也曰不幸短命
死矣未聞好學者也嘗語回云用行舍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至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
乎此語定在同亡之後觀孔子之言則道之未盡
傳也似亦非誣豈可以是以咎此言之妄

二十日

東郡丁野鶴惠詩 嘗云野鶴在鷄羣所見於今合
所聞詩教衰微能振起濟南之後另推君

或問詩與文當以何代何人爲最佳曰予不知詩焉
能說詩予不知文焉能評文然以意言之陶謝李
杜之詩自佳而三百篇更佳先秦兩漢之文自佳
而五經四書之文尤佳學者當於其本焉圖之則
不止爲詩人也文人也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
有望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爲賊夫學者也此之病
在實法宜洩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

無與忘則聖人之忘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
何以稱焉厥病惟均皆非善學

二十一日

謝疊山謂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斯言亦過矣宋室
之弱遠遜漢唐亦能享國三百二十七年不可謂
非道明之力論者謂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
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儂謂漢去
古未遠機茂猶存歷唐而宋醇氣漸薄亦世代之
升降爲之也今之視宋何如哉

二十二日

立兒問從前所與之理學忠節可指數者有幾曰汝
師伯順以靜修之修而兼忠愍之忠外曹真子於
汴理學也潘懷魯宗顏以監軍而死戰陣周蓼州
順昌魏廓園大中左浮邱光斗周綿貞起元俱死
逆瑄孫愷陽承宗闔家以殉城死薛百當一鶚與
伯順俱以殉城死金伯玉鉉以國變死張元美羅
俊張二酉羅彥金鶴冲毓嗣韓曉寰東明俱以國
變後守保定死逆闖至楊大洪濂范質公景文史
道林可法僅得半面之識而有知己之言質公在
南司馬以書與檄來聘未赴在北司空又欲疏薦

辭之且汝季父受其託伯父飲其家誼深矣大洪
曾以予家有小人之誣問而髮指力爲解且託人
聲問道林督南師託友相招三君子之意甚遠也
今思之此懷猶耿耿也

二十四日

過新鄉訪郭公望張于度立兒隨行

許斗南張蘿月周顯承來晤劉一六就予榻話夜

二十一日

客談孟縣兩孝廉一李號肖梅死逆閹絕命辭云君
恩深重背則不忍老母年高離則不便只有一死

以謝君親遂自縊 一喬名騰鳳不肯出仕築室
山中不見一人俱壬午科余謂李孝廉有母安得
死

二十六日

晤少宗伯薛行 十載神交一日謀面行塢自謂向
切私淑禮意殷殷居然壘外之交

二十八日

吾畧城新令施元引困於途次自衛源遺書并故人
譚允謙字予湊七金公望代湊三金令立兒往見
復書云 咫尺衛源不及一望顏色愧歉何言辱

手字過情之聞更令人抱慙無地卽令小兒叩謝
行臺明春稍可自支當圖展墓奉明教也

二十九日

歸夏峯韻兒生辰已備一觴立兒亦自衛源至

三十日

倪主簿從政鴻寶先生族子也以先生弟獻汝字執
贊從遊

十二月

初一日

立雅述其師伯順語十餘則亦予所夙聞但未經拈

出師之面目未必隱而第之精神無所見是卽傳之不習也可以此語質之君異國鎮諸同列

初二日

寄杜君異 吾鄉中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謂形容顛顛大非曩時僕明巖擬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顛顛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數則太少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駭立兒又有述聞十餘則望兒二十餘則誦師試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自身之一也

初四日

問桓文並伯一正一也孔有定評然晉代主盟齊遂
不振者何也曰晉臣讓善齊權相軋耳衛靈無道
賴諸臣得不喪賢有大小而效亦隨之士獲良友
之益亦如是

初五日

子曰文勝質則史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史之
失其真也由來久矣蓋非堂上之身固不能辨堂
下之是非況以貪生怖死之人而敘列殺身成仁
之事塵尾不揚何以鼓舞天下後世故欲得信史

須慎史官

初六日

仇繼軒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君名煌繼軒其號

也始祖貴乙於永樂間自揚州江都縣移新安遂
家焉貴乙生志明經爲司訓志生信信弟惠爲名
侍御贈父如其官信生廷昭昭生鐸是爲君祖代
有隱德多壽考君祖母郎氏至孝姑馬患背疽郎
爲挑疽洗癰六易寒暑有瘳公舉孝婦事載邑誌
鐸生餘慶與弟雲慶同爲邑庠生皆以孝著餘慶
先卒雲慶執兩親喪如禮廬於墓者六年學使奏

聞於其門遠邇稱雪廬孝子君餘慶仲子也五歲
失母君號哭於巷求母所在里人憐之兄性鷙君
事之謹無間言繼母劉遇無恩孺不施續所履屨
穿君復善事之其孝友蓋得之天性云長以貧故
廢讀書雖不博能出所見以論古人而猶詳三禮
時勸人爲善爲人息爭讓葬地於宗黨者三處家
處鄉終身無競或有訾至亦不之較笑歌自娛怡
然忘老余丙戌偕居遲城與君爲十老社又集
同人爲君題卷稱壽季子憲獲又爲君索像贊余
雅重君皆不忍辭嘗謂古之英人烈士得志則爲

帝王師不得志不過與鄉人言禮讓止矣所謂大
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君沒之明年余避地
蘇門憲稷擬以君狀來乞銘因甫終喪心血耗竭
遂不起其友王生之徵代爲請銘予嘉稷之不忘
其親并嘉王生之信於其友也按稷之狀其父也
曰生平艱危歷盡辛苦備嘗地鮮十畝屋僅半間
無五尺之童無兼食之味衣衾久敝十載不更窮
衾而單三冬乏纈然胸懷亢爽曾不介意而小有
志未伸其孰知之讀其言字字是淚矣稷沒而七
亦殞王生之代狀其母也曰崔氏性慈和能中

饋事舅姑孝事繼姑尤曲謹妯娌子孫莫不感慕
與繼軒共歷艱難者七十年從無交謫之言并無
拂戾之色賢矣哉世不多見者乎余有以得氏之
概矣君生於隆慶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時俱不詳
卒於順治七年九月十三日距所生得年八十四
歲配生於隆慶二年四月二十日卒於順治十一年
七月初四日距所生得年八十七歲子三憲仲秀
水尉憲師憲稷廩生女一孫七孫女四曾孫三以
某月日合葬於城西之善護崗銘曰世之所不見
者不能永年君白頭伉儷孰與較先世之所不見

者子未賢君有子清修孝第力田世之所不足者
身之多愆君貧約終身所得已全無榮無辱非禪
非元三三兩兩躍魚飛鳶其古三代之遺民與余
爲斯言以永斯阡

初七日

仇茂才異渥墓碣 茂才名憲稷字異渥新安人鄉
耆繼軒君季子也家世載繼軒誌中茂才幼奇慧
以智識先人恥曳流俗伍爲文能自成一家言大
有聲於里庠間性至孝環堵蕭然菽水奉二親而
中懷澹如也甲寅以親在羣羣則京兆試不數

離膝下朝夕色養有古人風余丙戌偕居渥城茂
才與王生之徵時相過從雖癯骨如不勝衣而神
情鼓勵引我忘倦繼而王生執弟子禮茂才亦與
猶子量雅約爲婚姻己丑余南來茂才復寓書正
師弟子誼蹤跡既遠就正益切未幾繼軒君逝茂
才寢苦枕塊哀毀盡禮茂才固赤貧喪葬后不忍
恬然家居借墓傍禪寺寢斯食斯居喪一如禮先
是其叔祖雪廬以孝著稱生能取型更光先德三
年禮成過易水送門人試偶嘔血數升死慟哉時
癸巳臘月日也仇生有志未逮夫復何言昔靜

修之門三臺里王綱居母喪過毀後父病又作綱
斯夕憂戚致疾而卒靜修先生爲志其墓茂才甫
終父制而致養其母情事大類王綱王生之徵道
茂才以父誌缺焉爲恨余旣爲文誌其父矣哀茂
才懿行恐湮並付此語使後之見幽光而採遺行
者有所憑弔焉銘曰問爾之貌不逾中士問爾之
年未及強仕貧窶之家田舍之子蓬蒿是居困厄
以死然有遠心非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已有恥有
懷二人存歿中理昔之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
前後同揆動首清風常照渥水

初八日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褊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褊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於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然之好烏足語於閭淡好學者當深恩而自得之

初九日

陽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曰人特亡於旦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

斷所謂善者性之真體爲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
云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遷體也此語有會

初十日

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
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
易語此

十二日

重刻鹿伯順先生四書說約序 鹿子伯順爲及門
士說四書矢口了然言無滯義彙爲說約久已梓
行其旨蓋取子與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

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博不能約約原自博
具非約不爲博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
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
和位育一歸於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
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卽爲
畔道卽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
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
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

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純公元公豈有不符哉由純公元公而顏曾思孟以邇之孔子豈有不符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切願學人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伯順殉義丙子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爲融通了晰觀

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十三日

客惠予詩且歡然笑歌爲賦短句 歲寒病叟作詩

題彩筆驚人各吐奇真客耄年猶過祝一厄未舉
一歌隨

十四日

客散偶書 問爾之年七十有二外若無營神實多
瘁言須大聲讀忌小字耳目昏聾語每失記獨此
寸心凜不敢肆赫朕帝命嚴乎國事催呼迫人暴

兵日異身懼淺藏足慮輕出親朋過祝遲來速避
飯不暇飽酒惟飲意二三族子嗷嗷聲淚兼之同
人遠行顛顛勞勞我心夜不成寐

十五日

予有句云評詩忌俗士品酒宜幽人客曰陸放翁俗
人猶愛未爲詩歐陽公醉翁之意不在酒正此之
謂也

十七日

入城避兵援借楊王漢眉處城中諸公俱勞延欸

二十二日

偶聯 身閒心卻忙忙因甚事人冷我偏熱熱欲何
爲爲博兒行續粒禮

二十三日

黃石齋大滌記一段云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塵
驚疑義稍稍與子靜開滌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
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
牴牾然而元晦醇遠矣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
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觀微
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
循牆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跖崖壑

墜繇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此論亦甚平
夜坐 歲暮孤燈寒氣侵擁衾跏坐到更深迴環七
十餘年事負卻垂髫萬里心

二十四日

暫移共城題壁 人境喧車馬悠悠過閉闕陰晴無
日定漂泊此生閒高著局先得奇情酒後刪古來
誰可比伯仲管陶間

二十五日

爲姪孫行完婚禮

二十六日

石齋謂太元出於春秋元經本於太元極言古人何
可輕貶子雲只爲優游新室蒙仕莽之嘲八十老
翁亦何所求其功也能使弟子廬墓三年不去其
行事亦有過人者看他推尊李仲元嚴君平其意
自見焦漪園亦謂劇美不出子雲之手但其學問
深醇不及文中耳石齋文字癖與故深契太元之
旨可謂憐才然推之而與於斯文則過矣新室何
人之朝豈八十老人優游自娛之地耶

二十七日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旨哉言乎

二十八日

謂立兒等曰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
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
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
謂大德之敦化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
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取理會
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
正猶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
樂愈見治績之手

謂來有欲專舉堯夫者有獨尊堯夫於周程諸儒之

上者此豈定論耶各言其志也已矣并可以知堯
夫之學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
道之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
得分明

二十九日

論詮孫 爾受室已列成人便當思所以成人之道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章最是實際處循習無厭
卑邇便成高遠到得極高遠時只是卑邇此所以
爲中

三十日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
閔墨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懷廣文盧頌蓼丈人 孤客七千外行年八十餘歌
聲猶嘹唳詩思幾躊躇興至時乏酒饑來安問魚
念君今夕意咫尺覺情疎

夏峯守歲是日六男一姪四孫在列且兩新婦入門
客邸際盛頗娛老懷

日譜錄存卷之七終